

独居是她的选择, 不是被伤害的理由

男子潜入女邻居公寓偷偷安装了4个摄像头

如何保护独居女性的安全?

门锁

THE DOOR LOCK

小雨是即将中专毕业进入社会的女生,为了实习在厦门租了一间公寓。郭秀红是“留守”在山东省肥城市某村的中年妇女,丈夫和儿子外出打工和上学,她独自住在老家平房里。上海老太张阿婆是都市典型的“空巢老人”,膝下没子女,常年一个人生活。三个独居女性因为各自遭遇的“意外”,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刑案被害人。

小雨的公寓被对门邻居安装了4个摄像头,她的生活被“监视”着,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,邻居偷偷进入她的公寓21次;一天半夜,郭秀红的院子也被邻居爬墙闯入,她被吓得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;张阿婆听信3个“干儿子”的“投资建议”,将钱交给他们,唯一的房子也被骗。

一名政法记者了解了她们的经历,也看到了独居女性面临的一些相似或不同的问题,以及她们的顾虑与担忧。

统计数据表明,截至到2021年,我国有近4200万独居女性,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中。保障个人的独居安全,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?保护广大独居女性的安全,我们又可以做什么?

◀反映独居女性遭遇的电影《门锁》的海报。(图片来自网络)

城市年轻独居女性的“必修课”

2022年7月16日,我拨打了小雨的电话,小雨告诉我,至今她还会回想起2021年8月9日的那个夜晚。那天,小雨在浴室里发现了一瓶情趣用品,邻居谢东通过摄像头听到小雨准备找房东对质,便输入了偷窥到的房门密码,硬闯进去。后来,小雨报了警,她才得知了谢东的所作所为。

2021年10月27日,谢东被厦门市湖里区法院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定罪判刑。了解此案的情况并和小雨交谈后,我从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年轻独居女性留心的事情。

小雨清纯可爱,爱养猫,谢东做着贩卖宠物猫的生意,小雨曾带同学去谢家看猫,两人就此相识。小雨告诉我,交往中,她能感受到谢东对她的热情,也有意疏远他。后来,谢东将风干机主动借给小雨,告诉小雨可以用它给猫做冻干零食吃。“我只让他将风干机放在门口,借与还都不会和他见面。”小雨说。但谢东先后在风干机内安装了2个摄像头,用来偷窥。

令小雨难以置信的是,谢东居然掌握了她的房门密码。谢东通过安装在门缝下的摄像头,偷窥到了小雨输入房门密码的手势,照手势试出了密码。

近年来,电子密码锁因其先进性、便利性得到了广泛使用,但它在方便了生活的同时,也存在安全隐患,密码有被泄露的风险等。对此,办理此案的厦门市湖里区检察院检察官曹敏红认为,“不要以简单数字组合作为密码,注意及时更换密码”。

小雨谈起了报警后发生的事。在警察局内,谢东将摄像头的内存卡交给了警察后被取保候审。小雨将此事告知了老师和同学。“我是学习计算机专业的,有同学提醒我,要查看他的电脑、手机是否留存了偷拍的视频。”老师和同学陪同小雨去住公寓,他们发现,谢东的电脑和手机里,存储了许多年轻女性的偷拍视角的照片和视频。“女孩遇到这样的情况,一定要检查对方的电子产品,不只要删除相关内容,还一定要反复确认,将备份也删除掉。”

与陌生人保持适当的距离,注意保护房门密码等个人隐私信息,留心观察居住环境的变化,遇事报警并及时向同事、同学和老师等熟人求助等,这些都是小雨的亲身经历可以教给我们的事。

在我国,城市女性独居生活的起点集中在刚毕业或刚开始工作时。其中,超七成的女性有2年以上的独居经历,近六成的女性选择整租。一些互联网公司开发并推出涵盖定时定位守护、伪装语音来电、一键报警等功能的女生防身自救App。

我也注意到,近年来,城市年轻独居女性被侵犯的新闻往往能引起大众的注意和讨论。

城市年轻独居女性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的背

后,是社会各界努力为女性群体守护安全的自觉和热忱。

农村留守妇女的“烦心病”

我通过采访了解到,独居安全问题不仅存在于像城市年轻独居女性身边,生活在山东省肥城市某乡村的中年妇女郭秀红也有着类似的烦恼。

在与办理此案的肥城市检察院检察官郑秀娟交谈的过程中,我第一次了解到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以男性为主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,像郭秀红这样,丈夫、孩子常年在外务工和学习的妇女不少,被称作“留守妇女”或“留守妻子”。

我注意到,在互联网舆论环境中,与“城市年轻独居女性安全”相关话题的火热相比,人们对“留守妇女”独居安全的关注和讨论并不多。

2021年7月5日晚11时许,村民尹飞从自家屋顶爬到邻居郭秀红家屋顶,后偷偷进入院子,并将独自在家中睡觉的郭秀红惊醒。

2021年10月19日,肥城市法院以非法侵入住宅罪,判处尹飞有期徒刑六个月。此案的情节带有很强的农村地区地域特色,能反映出部分“留守妇女”面临的安全问题与隐患。

目前,北方农村地区的住宅依旧以平房为主,与城市住宅相比,农村住宅的安全系数明显更低。

尹飞偷进郭秀红院子的过程中,没有处心积虑的策划,更不必使用“高科技”手段,他仅仅采用了最“原始”的方法,爬上了屋顶,溜进女邻居院中。正因如此,为了保障自身安全,农村独居女性更应该在生活中多加留意。

此案发生后,郭秀红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,就是近年来在网络上常被人们提及的“PTSD”。患病后的一段时间里,郭秀红不敢回家住,住父母家,夜里常被惊醒,醒来后就会大哭,有时坐着也会哭。

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,研究显示,遭遇创伤后,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2倍,且家庭不稳定、性格内向、健康状况欠佳的人群更易罹患此病。

我了解到,除了独居安全问题,部分农村留守妇女还面临着其他的“烦心病”。比如,劳动强度高,大部分农活都压在她们身上;丈夫常年不在身边,没人能“说话”,致使她们普遍精神负担重并缺乏安全感等。

在“亲情陷阱”中的老年独居女性

70多岁的张阿婆染了亮棕色头发,无儿无女,独住在上海市普陀区的一幢居民楼里,没事就喜欢参加一些宣传投资产品的讲座。

在一次讲座上,张阿婆认识了“干儿子”余亮,在“干儿子”的“甜言蜜语”下,陷入了“亲情陷阱”。

2014年,张阿婆与余亮相识,经他介绍,她又认

余亮的朋友高辉和戴强为“干儿子”。2017年,为了购买三个“干儿子”推销的所谓“高收益”的理财产品,张阿婆卖掉了房子。后来,她又在余亮三人的劝说下,与高辉登记结婚以挂靠自己的户口。

2018年,张阿婆在多次向三人索要投资收益无果并联系不上三人后报案。三人将张阿婆的卖房款项用于赌博、炒币和消费。最终,上海市普陀区法院以合同诈骗罪,分别判处余亮等三人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不等,并处罚金2万元至5万元。

办案的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小米告诉我:“张阿婆被骗的经历和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法具有典型性。”回顾整起案件,我也能捕捉到一些张阿婆逐步“迷失自我”的原因。

作为城市独居女性,张阿婆有积蓄,喜好出入一些销售理财产品的场所,因此更容易被不法分子“盯上”。同时,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常年独居的她也对养老问题和身体健康问题有一定的担忧和焦虑,容易受到所谓“高收益”理财产品的诱惑。

随着年纪增长,张阿婆的独居生活有许多不便,比如她曾多次麻烦余亮等人帮她搬重物,这些都为三人取得张阿婆的信任和形成依赖打下基础。

同时,张阿婆无儿无女,作出卖房这类重大决定时,没人能及时劝阻,更没人帮她分析脱离骗局。

此案中,张阿婆的外甥女夫妇得知她要卖房后,对她进行过劝说。但两家来往不频繁,外甥女一家也无法劝说太深。

更重要的是,余亮三人对张阿婆打出“亲情牌”,张阿婆沉沦在她原先不曾享受过的“母子情”中。三人常去张阿婆家陪她吃饭、闲聊,言语间对她关怀备至,为张阿婆提供了很高的“情绪价值”,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张阿婆的“情感需求”。

张阿婆逐渐加深了对三人的信任,并做出了如卖房、与小伙结婚等他人无法理解的冲动之举。

张阿婆的经历反映出一些老年独居女性面临的安全问题,但也不仅限于此,许多子女不在身边的“空巢老人”都遭遇过和张阿婆一样的骗局。

2022年4月,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。全国专项行动办公室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依法打击、整治规范、宣传教育“三箭齐发”。截至2022年9月,全国共打掉犯罪团伙4735个,抓获犯罪嫌疑人6.6万余人,提起公诉8516人,一审判决案件1645起4523人,追赃挽损308亿余元,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得到有力打击遏制。

我高兴地看到,“小雨”“郭秀红”“张阿婆”面临的问题正在被重视、被回应。每一位独居女性,都应该过上更安宁、更安全的生活。

(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。来源:《方圆》杂志 记者:苏晨)